



雪萊選集
伊斯蘭的起義

王 科 一 譯

雪萊選集

伊斯兰的起义

〔英〕雪萊著

王科一譯

Percy Bysshe Shelley
The Revolt of Islam

本书根据 Thomas Hutchinson 編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P. B. She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年版并参考 "Laon and Cythna"

Julian Edition, 1929 年版譯出

伊 斯 兰 的 起 义

原 著 者 [英] 雪 萊
翻 譯 者 王 科 一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1 1/4 插页: 6 字数: 219,000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

196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500 册

统一书号: 10078·2118

定价: (九) 1.30 元

譯者序言

雪萊(1792—1822)的名字在中國應該不是陌生的了。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西風歌》結尾的這行名句(郭沫若譯文)，非但早已為我國詩人所傳誦，而且在解放前反動派猖獗的年代里，一直成為廣大人民蔑視黑暗、鼓舞信心的戰歌。

遠在1908年，魯迅先生就在他的《摩羅詩力說》中以“時既艱危、性復狷介”八個大字概括了這位詩人的時代背景和詩人的性格，還為《伊斯蘭的起義》作過極其中肯的介紹：“又次年成《伊式蘭轉輪篇》(《伊斯蘭的起義》)。凡修黎(雪萊)懷抱，多抒于此。篇中英雄曰羅昂(萊昂)，以熱誠雄辯，警其國民，鼓吹自由，掙扎專制，顧正義終敗，而壓制于以凱還，羅昂遂為正義死。是詩所函，有無量希望信仰，暨無窮之愛，窮追不舍，終以殞亡。蓋羅昂者，實詩人之先覺，亦即修黎之化身也。”①

雪萊的魅力首先是他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熱情，是從冰霜繁的舊時代的“冬天”里看到未來的“春天”“披一襲綠衫”，“向夢中的大地把她的喇叭吹響，把艷色和濃香撒遍了原野，山崗”，②是他對人類命運的關懷。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視雪萊。馬克思在比較了拜倫

和雪萊之后，曾經這樣說：“雪萊本質上是一位革命家，他會永遠是社會主義先鋒隊的一員。”^① 恩格斯稱雪萊為“天才的預言家”，並且宣稱：“沒有一個‘體面的’人敢把雪萊的著作擺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 he 不想聲譽的話。”^②

在近代批評家中，懷特 (Ivy Newman White) 認為：“自 1821 年以來，雪萊的《麥布女王》在英國工人階級激進派的軍械庫中構成了一項重要的武器……”^③ 連斯溫朋也說：“雪萊生來是光明的戰士和兒子，是一個長了翅翼、佩着武器、準備從事天使工作的天使長”，而“拜倫身上卻交錯着地道的腓利士人氣質”。^④

然而，雪萊的骨格風貌畢竟是極其複雜的：十九世紀初叶無產階級的尚未發展成熟、在詩人的世界觀上反映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交織體；他以泛神論反對有神論的做法，使不少資產階級論客別有用心地把他列為有神論者，甚至還有些無聊和無知透頂的文人，竟說什麼雪萊在意大利淹死，就是神對他的懲罰；雪萊對於革命手段的看法——用說服還是用暴力——也經歷着一個在矛盾中逐漸進展的過程，可惜生命的

① 《魯迅全集》第 1 卷 216—217 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

② 《西風歌》原文第三、四節。

③ 轉引 H. S. 索爾特《雪萊——詩人與先驅者》（以下簡稱《詩人與先驅者》）115 頁，1913 年瓦茲公司英文版。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 561—562 頁，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⑤ 羅賓斯坦：《英國文學的伟大傳統》551 頁，1953 年紐約英文版。

⑥ 斯溫朋：《論文與研究》(Essays And Studies) 214—216 頁，1875 年英文版。

短促使他沒有达到應該可以达到的高度。

本文試圖对上述問題略抒淺見。

一

构成雪萊思想要素的是古希臘哲学，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法国的启蒙主义，英国十七世紀的唯物主义和十八、九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不能忘記，雪萊并不是无条件地服膺这些学說。最要紧的还是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和社会现实，在詩人思想上起了冲激作用，推动他去探索革命的道路，可是当时离开科学社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的形成，还有将近三十年的光景，因此雪萊的思想体系基本上还是属于社会主义初期——即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

在雪萊生活的短短二十九年間，正是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以不可阻拦之势在英国普遍泛滥的时期。英国各地紛紛組織起了通訊协会，积极宣传法国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其中有名的民主战士湯姆·潘恩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葛德文，都是这个协会的领导人。从英国本身來說，当时刚刚完成了工业革命，成熟了的工业資產階級和土地金融貴族之間发生了矛盾，社会貧富分化日益激烈——农民失去土地，工人紛紛失业。爱尔兰和大不列顛的民族矛盾也日益加剧。这就給法国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吓坏了的反动統治者勾結土地金融貴族等保守派，无情地鎮压民主运动。这样，到了1811—

1816年間，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工人群众就广泛发起了捣毁机器的所謂“路德运动”。反动統治者对这个运动的回答是血腥的鎮压和絞刑架。

时代的浪潮促使年青的詩人从书本和现实 中去探求道路。雪萊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自然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平日的零用錢都用以购置化学仪器和实验資料。1810年进牛津大学的那年，他就这样問过他最要好的同学霍格：“人类不是因为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获得絕對必須的生活資料上、以致无暇从事于休息或提高思想嗎？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劳动仍然不足以普遍获得丰裕的生活資源：有的人命里注定簡直什么也得不到，大多数人不得不满足于很不够的一份。……哲学家应当可以促成一次总的变革……把瘦瘠的非洲沙漠变成丰饒的草地，变成大片大片的麦地米田。……热量也可設法大量供应，以代替价值昂貴而諸多不便的煤。”^①

这里就开始透露了詩人唯物世界观的消息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发軔。

除自然科学以外，雪萊对形而上学也寄予极大的兴趣。很早就讀过柏拉图、洛克、休謨、卢騷、斯宾諾莎等人的著述。葛德文对他的思想影响尤其显著。1811年就讀过他的《政治正义》。^② 1812年1月10日写給葛德文的信中说：“我是苏塞

① 霍格《雪萊传》50—51頁，1933年伦敦英文版(J. M. Dent & Son Ltd.)。

② 本书全名應該是《关于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之探討》(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s And Happiness)。我看到的是1946年托期托大学第三版影印版。为簡便計，以下概称《政治正义》。

克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我父亲的思想习惯从来不曾和我自己的思想习惯投合过。我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被动的服从。……我曾以奇异的热诚研读过有关化学和魔术的古籍，几乎达到信而无疑的程度。……两年前我读了你的《政治正义》，它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了新鲜的、更其广泛的视野；它扎扎实实地影响了我的性格——读完这部书，我变成了一个更智慧、更优秀的人。我再也不是一个罗曼司的醉心者；在这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天地里，现在我才发觉，在我们的这个宇宙里，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激起心灵的兴趣，有足够的东西可以使用理智的讨论。……我现在才十九岁。……牛津大学的环境对我淡乎寡味，与我的思想习惯格格不入。……我现在已变成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怀疑论者（Sceptic）……我是个每年有六千镑收入的庄园继承人。我自己的原则却使我把长子继承法看作最大的恶习。我父亲的门第荣誉感跟我对于公共利益的见解不能相容。我决不会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①在同年1月16日的一封信中，雪莱则干脆向葛德文自称为“你的学生”^②。

一部《政治正义》的核心内容，是主张理性万能。这种思想其实是导源于自然法的传统，承认以人的本性为基础，反对国家，认为人为的法律违背了自然。法国重农学派的口号，所谓“听之任之，勿加干涉”（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汤姆·潘恩所谓“社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产物，政府则是缺陷的产

① 霍格《雪莱传》306—307页。

② 同上书308页。

物”^①，与葛德文的学說在本质上原是一致的。正因为反对国家，所以反对暴力，理由是：不能以暴易暴，免致苦难綿延无穷；其所以反对暴力，是因为“现行的法律体系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它不符合普遍幸福原則的要求”^②；唯有“爱”，它“能导致种种难以达到的成就”^③。这里，理性与人道主义結合了起来。葛德文的学說原是自发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交織在一起的。他一方面从空洞的所謂普遍幸福原則出发，在《論财产》(On Property) 这一篇里，特別指出：“在文明世界里，几乎沒有一种財富，無論是消費品或奢侈品，不是經過該国居民特种手工劳动或肉体劳动产生出来的。大地上的天然产品寥寥无几，……每个人都可以考虑一下，他每喝一杯酒，每戴一件裝飾品，需要多少別的人为他做牛馬，流血汗，无休无止地劳苦，历受艰险，陷于可悲的无知状态，麻木不仁……”^④他看出了当时的政府是保护既得利益階級的，看出了劳动創造財富的意义；另方面又坚决反对以暴力推翻政府，反对集体劳动和集体組織消費，而欲代之以道德修养，理性說服，代之以教区类型的小型公社。所以恩格斯既肯定葛德文的著作“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財富”^⑤，又指出他甚至“对功利主义原則的理解

① 见沃尔金著《論空想社会主义》222—223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同上书 228 頁。

③ 《政治正义》英文版第 1 卷 318 頁。

④ 同上书第 2 卷 435 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 528—529 頁，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还是非常籠統的”^①。

二

然而，正如花朵的色彩和芬芳有賴于阳光、空气、土壤和水份的交互作用，一个学者或詩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不仅是从古人或前輩的学說成果中吸取营养；他自己的生活的遭遇、时代气氛和历史动向，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雪萊是葛德文的私淑弟子；但是，伊頓中學的拷打制度、牛津大学的煩瑣哲学、蒙昧主义、他因发表《論无神論的必然性》而被牛津开除、不能见容于家庭、特别是“当法国实现伟大资产阶级革命、促使全欧洲走向新生活的时候，资本主义比法国发达得多的英国竟成了反革命同盟的首領”^②——这种种残酷的现实，特别是被武力合并于大英帝国的爱尔兰的悲惨命运，冲激着年青詩人的心灵。雪萊在牛津讀書时就曾为了一位以“危言聳听”罪而被囚禁的爱尔兰記者芬納尔蒂 (Peter Finerty) 募捐，并企图組織辯护委员会。1810年和他妹妹伊丽莎白合写的《維克多与卡齐尔詩創作》(Original Poetry by Victor and Cazire) 中，就有一首著名的《爱尔兰之歌》^③，歌頌了爱尔兰人民的战斗：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675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29卷，276頁。

③ 见1917年牛津版《雪萊詩集》839頁。

.....

敌人在我們国土上驰骋猖狂，
我們最矫健的英雄横尸沙场；
啊，再听不见往日欢乐的竖琴，
啊！故国曼妙的欢歌已消沉！
唯有战歌四起，刀剑长啸，
耳鼓里震荡着一片厮杀的呼号！
啊！英雄安在？慷慨赴死！
躺在碧血飞溅的荒野里咽气。
疾风过处，犹听得阴魂啾啾，
一声复一声：“同胞們，复仇！复仇！”

1812年又写了《致爱尔兰》和《题罗伯特·艾麦特墓》。前者說明暴君“不过是冬天里的一株菌”，終将被爱尔兰人“踏成齏粉”；后者則歌頌了1803年率領都柏林工人反对英帝、卒致遇害的爱尔兰民族英雄罗伯特·艾麦特：

当艾林^①不再为往事而呻吟，
她会透过新生的泪花向你微笑。

1812年12月，雪莱还和他的妻子哈丽艾特到了都柏林，支持爱尔兰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天主教徒的全体大会上发表

① 艾林是爱尔兰的古称。

了同情爱尔兰人民解放运动的演說，贏得当时的《都柏林晚报》、《爱国者》和《都柏林前驅周报》一致贊扬他的“仁慈原則”，并认为“雪萊先生到爱尔兰来現身說法，說明了英国还是有人并未因六百年来的不正义而陷于麻木不仁的状态”^①。后来雪萊还发表了《致爱尔兰人民书》，又另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号召“凡是愿意联合起来促成爱尔兰革新的博爱主义者組織一个协会”。

值得注意的是，从雪萊在爱尔兰和葛德文的通訊里，我們看到了师生之間的分歧。首先，雪萊在1812年1月2日致葛德文的信中表明：“我将以不懈的热誠，尽到我变幻莫定的健康状况所允許的程度，在爱尔兰致力于推进道德和幸福的伟大目标，因为我认为，这个国家的现状給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象我这样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把这个机会放过了，那我就有負于我一向引以自豪的性格了。爱尔兰受苦受够啦！”^②虽然詩人的主导原則並沒有离开葛德文所宣扬的“美德”和“幸福”之类，然而詩人以行动站到被压迫者的一边来了。葛德文在3月4日給雪萊的回信中說：“从你送給我的那本小册子看来，你在改进人类問題上的见解和我的见解截然不同。你宣称你的直接目的就是組織一个社团，使这个机构成为它的成員們之間的联系。但据我了解，我的《政治正义》的普遍原則是：結社乃是用以提高人类政治幸福的最最选择

① 參閱《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527頁。

② 霍格《雪萊传》311頁。

不当、最最有缺陷的一种方式。……討論、讀書、研究、長久的通訊——這些，才是我所贊同的、用以改進人類的方法：至於結社和組織社團之類，我是堅決反對的。”^①雪萊立即在3月8日的回信中作了毫不容情的辯駁：“但是，《政治正義》初次出版於1793年；自從書中的主張廣泛傳布以來，也幾乎有二十年了。結果怎樣呢？人們停止鬥爭了嗎？人間的罪惡和苦難都絕迹了嗎？”^②

不管雪萊自己的主張是怎樣不切實際，畢竟比葛德文進了一步——他看到了組織起來的集體力量。

正是在愛爾蘭的親身經歷、回倫敦後受政府密探的監視、目睹自由民主思想的慘遭迫害，激起了詩人的義憤。他非但寫了有名的《致大法官艾倫勃魯的一封信》；替被囚禁的李·亨特兄弟辯護；還為十七個因參加失業工人遊行而被處以絞刑的職工家屬募集救濟金。愛爾蘭之行在詩人思想體系的形成上是一個重要的觸媒劑。被馬克思譽為憲章主義者的“聖經”的《麥布女王》^③就是從愛爾蘭回來後的第二年（1813）寫的。在這個充滿着浪漫幻想的詩篇里，詩人差遣了少女艾安蒂的靈魂飛入云天，看到人類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憤怒地控訴了封建統治階級：

① 霍格《雪萊傳》321頁。

② 同上書325頁。

③ 《英國文學的伟大傳統》580頁。

人类的花朵在它的幼芽时期
就受到君王、教士和政客の摧残；
他們的势力有如隱秘的毒汁，渗透了
荒凉社会的无血的血管。①

第五歌揭露了商业經濟带来的貧富分化：

商业兴起了，不論是人类手工艺
或大自然所产生的一切，都拿来买卖；

.....
貧困和富有各自有它們一手，
紛紛撒播着摧残人类的灾难，
打开了一扇扇早夭和暴死的門戶，
去迎接憔悴的饥荒和过飽的疾病，

.....
商业所执掌的那顆自私的烙印，
它那顆奴役一切的、权力的图章，
用一种亮閃閃的矿物鑄成：管它叫黄金！②

最后在第九歌里，詩人唱出了未来的梦想：

① 原詩第四歌第 104—107 行。

② 原詩第五歌第 38—55 行。

最鮮艳的爱在断头台上开放，
和永不雕残的自由的柯枝錯杂繽紛。^①

《麦布女王》是雪莱的第一篇杰作，批判了不劳而获的寄生者，揭露了社会的貧富分化，應該說比启蒙主义者提高了一步；但是作为一个天才的梦想家，雪莱的理想依旧是抽象的爱和自由。

三

从《麦布女王》到《伊斯兰的起义》，其間四年的光阴标志着雪莱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的不断进展。四年間他的重要著作，在詩創作方面有长詩《阿拉斯特》(1815)，写一个孤独的青年詩人，他“具有純洁的情操和进取的才能，他熟悉一切完美和崇高的事物，燃起了一种淨化的想象，引起他对宇宙的沉思”(雪莱自序)，他的灵魂飞向无边无垠的空际，仍然沒有找到“他所热爱的生命本体”和他所渴望的幸福，終于悵悵以死；詩人最后发表議論說：“凡是不爱自己同胞的人，过的都是不会开花結果的生活，为自己的老年准备着悲慘的坟墓”。短詩則有众所周知的《一个共和主义者聞拿破仑潰敗有感》(1814—15)、《无常》(1816)、《智力美頌》(1816)、《奧蒂曼底斯》(1817)、《致大法官》(1817)等。重要論文則有《駁有神論》

① 原詩第九歌 177—178 行。

(1814)、《形而上学断想》(1816)和《伦理学断想》(1816)等。综观这些著述,可以说:雪莱已看出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行不通(《阿拉斯特》);论证了暴君必然崩溃的命运(《一个共和主义者闻拿破仑溃败有感》、《奥蒂曼底斯》);一方面在《智力美颂》中寻找柏拉图美学体系中的所谓美的本体,但从“一切都在变,唯有无常是例外”(《无常》)这行诗里,却显示诗人已加强了自发唯物主义的倾向,认识了宇宙生命的生生不已、变化无穷;一方面“最有神论”,另一方面没有哪首诗里不是依旧通过“大地”、“天空”、“海洋”等等,唱着泛神论之歌。在《伦理学断想》(Speculations on Morals)里,雪莱更把未来的人类幸福问题提高到社会问题的高度来进行考察:“用以管理人类社会的各种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进各该社会成员的幸福;这些管理形式的完善与否,是和它们促进这项目的的程度成正比例的。这不仅是各个成员作为有感觉的生物所享受到的幸福的多寡问题,还要看这种幸福在作为社会人的成员之间的分配方式。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享受到了最高幸福,而另外一个人或另一个阶级却受到无限的痛苦,这是不够的。由共同努力所创造、共同殫精竭虑所保管的物质幸福,就必须根据各该个人应得的名分而分配之。”^①这段话已经透露了一些按劳分配的意味。当时根本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是问题很清楚:雪莱所谓享受到了“最高幸福”的阶级,指的是资产阶级,受尽“无限痛苦”的阶级则指广大贫民而言。无产阶级尚未成熟这

① 朱理安版《雪莱全集》第7卷72页。

一个事实本身，使詩人不可能把无产階級从一般劳动貧民中区分出来，因此他这种損有余以补不足的想法，也还是只能通过幻想去实现，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道德修养上，认为“人是产生幸福和传布幸福的积极工具，而最有效地达成这个目的的原理，就叫做‘美德’（Virtue）。构成美德的是‘仁慈’（或者管它叫做‘为善的意愿’）加正义（或者管它叫做‘理解为善所由之道’）。”^①人怎样才能达到仁慈和正义？这就首先得肯定：人性在未經修养时总希望“把多余的物品据为己有，哪怕他人餓以待毙。”^②通过道德修养，使人訴諸理性，克服驕傲、报复、自私和奴役他人等恶习，而后可臻于仁慈和正义，以謀求全人类的幸福。雪萊显然还没有明白，所謂道德云云，是以社会基础为轉移的上层建筑，是有着鮮明的階級性的，世界上决計不会有什么各階級所共有的統一的道德。

这一时期的不成熟的思想都概括地表现在长詩《伊斯兰的起义》里。

四

《伊斯兰的起义》写成于1817年9月間，初版于1818年1月。关于写这首詩时的情况，雪萊夫人在題記里說得很明白：“1817年，我們定居于布金汉郡的馬洛鎮。……馬洛四郊虽然得天独厚，……然而居民却十分貧困，……連年的战祸平

①② 朱理安版《雪萊全集》第7卷73頁。